



上海魯迅研究

二〇一四年·春

上海 魯迅紀念館

SHANGHAI LUXUN MUSEU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
魯迅
研究



鲁迅纪念馆 二零一四年 春

SHANGHAI LU XUN MUSEU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2014·春 /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80745-701-5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3357 号

上海鲁迅研究 2014 · 春

编 者: 上海鲁迅纪念馆

责任编辑: 施恬逸

封面设计: 包明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701-5/K · 240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纪念黎烈文先生诞辰 110 周年

- 《黎烈文全集》序 陈思和(1)
左翼前沿的中流砥柱
——纪念黎烈文诞辰 110 周年 王锡荣(5)
友情的故事依旧流传
——谈巴金与黎烈文夫妇的交往 周立民(15)

鲁迅手稿研究

- 一点意见及其他
——也谈鲁迅手稿研究 叶淑穗(3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汇校举要 ... 鲍国华(40)

鲁迅作品研究

- 《野草》心读(之一) 汪卫东(55)
生命探寻:鲁迅杂文的一个人学内涵 陈 晨(70)
鲁迅的艺术个性与绍兴地方戏 孙淑芳(78)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 周建人与鲁迅(四题) 顾 农(92)
清水安三为何推崇鲁迅 乐 融(104)

调查与研究

- 2013 年鲁迅作品集及研究专著编目 王信稼 编(235)
鲁迅著译编作品广告辑录 彭林祥(250)

动态

- 李霁野诞辰 11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沪举行 北海(277)
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九届领导机构名单 (279)

编后

- (280)

CONTENTS-Spring

Commemorating 110th Anniversary to Li Liewen's Birthday

- Preface of *Collected Works of Li Liewen* Chen Sihe(1)
The mainstay of the left-wing Wang Xirong(5)
On Ba Jin associated with Li Liewen couple Zhou Limin(15)

Researches on Lu Xun's Manuscript

- Some comments and other about researches on Lu Xun's manuscript Ye Shusui(32)
Collation of *Wei-Jin article with gr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s and liquor* Bao Guohua(40)

Researches on Lu Xun's Works

- Read *Wild Grass* attentively(I) Wang Weidong(55)
Explore life: connotation of Lu Xun's essay Chen Chen(70)
Lu Xun's artistic character and local opera of Shaoxing Sun Shufang(78)

The Study of Lu Xun's Contemporaries

- Zhou Jianren and Lu Xun Gu Nong(92)
Why Shimizu Yasuzo praised Lu Xun Le Rong(104)
On the reason of Mao Zedong praised Lu Xun in Yan'an Wang Zhiwei(111)
Young Yan Zonglin's literary life and others(I) San Mu(123)

Researches on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 From the notes of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to observe Chinese literary in the 1980s' (II) Wang Xirong(144)

History · Texual Research

- Lu Xun and Lin Huixiang's interest for the museum Chen Yuansheng(151)
- Zheng Shengfu and the flourished period of Wenzhou's woodcut and comic movement Chen Junxian(162)
- Eleven correction about name note of new versio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s comment* Wu Zuoqiao(169)
- Lu Xun and Zeitgeist Book Store ... Wu Pingli & Zhang Xiang(175)
- Some discrimination on Xu Baokui's memories articles(II) Li Zhenbo(182)

Random Talk on Lu Xun

- Memorable cooperation—I did picture album for Shanghai Lu Xun Museum Shao Liyang(190)
- Mourn Mr.Xia Zhiqing Yuan Liangjun(197)
- The bridge adjacent to “Fupen bridge Zhou” Wang Erling(200)
- Pay a visit to Japanese associated with Lu Xun ... Zhou Guowei(202)

Lu Xun's Studies Abroad

- Five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true stories of Ah Q* Li Chunyu(207)
- On Lu Xun translated the *Tolstoy's death and the boy Europa* [Singapore] Ma Ming(217)

Lu Xun and his dissemination in Thailand

..... [Thailand] Huang Yingxiu(230)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List of Lu Xun research monographs in 2013 ... Wang Xinjia(235)

Advertisement collection of Lu Xun's work ... Peng Linxiang(250)

Recent Events

The Memori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ing 110th Anniversary

to Li Jiye's Birthday was held in Shanghai Bei Hai(277)

The list of the ninth Leader Group of Chinese Lu Xun Research

Institutions (279)

Editor's Notes (280)

纪念黎烈文先生诞辰 110 周年

《黎烈文全集》序

陈思和

上海巴金研究会成立于 2003 年，向以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学习、整理、研究巴金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普及和宣传巴金精神为宗旨，八年来未敢有片刻懈怠。但我以为，巴金的名字不单单代表了一个作家，它象征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巴金先生生前也不是一个独行侠，他在是文坛上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许多青年读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对这个世界发出声音。我在巴金先生去世的时候，连续写过三篇文章，总题为“从鲁迅到巴金”，我想表达的就是，巴金象征了“五四”以来最核心的精神力量之当代实践。这种精神，是以鲁迅为首创者，以冯雪峰、巴金、胡风等青年文学家为实践者的群体的理想追求，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核心的先锋力量。

鲁迅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的一生。从“反清”、“五四”、“大革命”、“左翼”四个历史阶段的表现来看，他先后与光复会、《新青年》集团、国民党、“左联”四个团体有所接触、几近结盟，但，很快又因为自身理想的特立独行而分道扬镳。在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后，鲁迅再也没有继续寻找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结盟，而是独立于十里洋场，以其崇高的威望，团结了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文学力量。他们中间有左翼青年作家胡风、萧军、萧红、叶紫等，还有文化

生活出版社的创办者巴金和吴朗西,有《译文》的编辑、鲁迅的重要助手黄源,《自由谈》、《中流》的主编黎烈文,良友文化图书公司的编辑赵家璧,《作家》杂志主编孟十还,等等。又因为巴金的关系,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和编辑,如《文季月刊》的主编靳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等,也都团结在鲁迅周围。这批青年人,政治思想可能不完全一样,有的成熟,有的比较幼稚,但是他们对于文学的挚爱、对鲁迅的尊重、对社会黑暗势力的反抗态度,则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活跃的作家和翻译家,又担任了不同媒体的编辑工作,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他们都生活在风雨如磐的现实之中,自觉用文艺的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与抗争。我把这批团结在晚年鲁迅周围的文学青年称为“文学的新生代”。

晚年鲁迅与这批活跃在大都市的文学青年相得益彰,鲁迅在青年人身上感受到未来的希望,而这批文学青年在导师的指导下,有了更加清晰的工作目标。这个团体松散而富有战斗力,本来也无意于在文坛上争一日之长短,只是因为鲁迅生活在各种纠纷之间,这批年轻人也不由自主地卷入进去。在 1936 年,文坛上连续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宣言”之争,前者,因鲁迅和冯雪峰让胡风发表短文,提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大众文学”,批评“国防文学”而引起;后者,因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以抗衡周扬发起的《文艺家协会宣言》,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在这些纠纷中,胡风、巴金、黎烈文为维护鲁迅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不久鲁迅逝世,这批新生代的最后一次集体行动就是积极参与了鲁迅的丧事,即作为所谓的“抬棺人”,把一场“民族魂”的丧事办得声势浩大。

随着抗战爆发,这批文学的新生代各奔东西,接受了时代和战争的考验。胡风主编《七月》、《希望》,以鲁迅精神贯穿了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革命文艺青年,形成了抗战文艺史上杰出的生力军“七月派”;巴金继续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为

大量作家提供了战争中的出版的阵地,撑起大后方抗战文艺的半壁江山;而黎烈文则追随鲁迅早年的朋友陈仪赴福建组建改进出版社,出版《改进月刊》,宣传抗日与民主理想。可以说,鲁迅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他们。

但在 1949 年以后,这一批曾经在鲁迅精神感召下活跃战斗的新生代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除了萧红、叶紫等已经身死以外,1955 年胡风及其朋友们被整肃,1957 年冯雪峰、黄源、聂绀弩等被打成“右派”,萧军被揪出来“再批判”,1958 年巴金作为“拔白旗”的对象蒙受羞辱,唯有黎烈文、孟十还幸而远走宝岛台湾,未能祸及其身。但他们因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进步身份以及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也同样处于达摩克里斯剑的威胁之下,不敢言及鲁迅,埋头教书作稻粱之谋。孟十还长期在政治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俄罗斯语言文学,台湾早期俄文专业出身的才俊均出其门;黎烈文长期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执教法国文学,并且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小说,惠及后学。然而即使这样忍辱负重,海峡的这一边依然不放过他们。1958 年《鲁迅全集》在周扬等人的掌控下正式出版,冯雪峰被迫作了关于一条关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唾面自干地把鲁迅批判“左联”领导人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结果还是被开除中共党籍。到了“文革”时期,社会流行的鲁迅著作中的黎烈文等人,都在注释中被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鲁迅精神及其传人在海峡两岸均在受难中。

就这样,黎烈文的名字长期离开了公众记忆。“文革”结束后大陆各种冤案平反昭雪,胡风、巴金一代鲁迅传人又重新获得人们的尊敬,但仍然无人提及黎烈文和孟十还。一者是《鲁迅全集》那些注释在起着威慑作用,再者就是海峡两岸关山重隔,信息不通,大陆学者无法了解他们后半生在台湾的著述活动;台湾学者也因为他们前半生身世暧昧、后半生韬光晦迹而几乎不予重视。前几

年我曾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研究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跨海知识分子在台湾的活动,竟被某论文评阅者批评这个题目不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范围,可见隔膜之深。

今幸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许俊雅教授感念前贤业绩,放眼两岸,穷本极源,搜遍黎烈文的全部著译,编就十五册^①,公之于网站,无偿供学者阅读研究。巴金文学研究会知此嘉行,喜出望外,蒙获许教授及黎烈文家属允许,将黎烈文全集在大陆正式付型出版,填补现代文学史上一大空白,重新唤起历史记忆,承接鲁迅精神薪火。此为学术之幸也。是为序。

2011 年 8 月 23 日于鱼焦了斋

《黎烈文全集》,香港作家书局 2011 年版

注释:

- ① 应黎烈文家属的要求,唯有黎烈文早期小说集《舟中》未能编进全集,特此说明。

左翼前沿的中流砥柱

——纪念黎烈文诞辰 110 周年

王锡荣

鲁迅晚年在上海，心境起起伏伏，住了 9 年，基本上 3 年一个起伏周期，而情绪最好的要数 1933 年上半年。

1928 年初，鲁迅刚到上海 3 个月，新鲜感和兴奋感还没过去，就遭到创造社的猛烈批判，革命文学论争骤然而起，弄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经过一番唇枪舌剑，风波逐渐平息后，1930 年初，参与发起“左联”，掀起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高潮，也使他兴奋了一阵子。但是第二年初就发生了“左联五烈士”事件，他的情绪又跌入低谷。然后是 1933 年初，他一方面与宋庆龄、蔡元培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同时开辟了杂文新阵地《申报·自由谈》，一时左翼文艺运动随着《自由谈》的风生水起而再次出现高潮，这是很使鲁迅兴奋的。此后 1934 年又逐渐走入低谷，直到 1936 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和“两个口号”论争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列名（实际领衔）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三个年头，正是 30 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三个高潮。其中，发起“左联”的过程中缠夹着观念的冲撞，一方面有新希望，但是也有危机，他的心境并不是十分舒畅的。至于“两个口号”论争就更是矛盾重重，他的心情更加复杂。只有 1933 年，左翼文艺运动趋于成熟，影响渐广，局面宏阔。这时，冯雪峰、瞿秋白都在上海，过从密切，彼此甚为相得，鲁迅心绪相对好。

但其实,让鲁迅兴奋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申报·自由谈》的成功转型,成为鲁迅和左翼尽情挥洒、倚重的杂文的新园地,也是左翼文化的前沿阵地,而且这个阵地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阵地都来得更有声势、更有影响、更有成效!左翼占领中国第一大报,杂文运动风靡一时,让右翼惊呼:左翼文潮卷土重来了!^①

这一切,缘于黎烈文归国。

黎烈文本来与左翼文艺运动似乎无干。他多年留学在外,与国内文艺界联系不多。但他既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法国,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正集合了“法日派”的因子。或许因此他与左翼便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因此,1932年他一回国,立刻就被卷入了这场运动,而且恰恰是以他为圆心而展开,甚至可以说是由他发动的。但是,恐怕他主观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帮派的观念,他只是作为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文学硕士,因偶然的机会,得到史量才的赏识,让他来担当改革《申报·自由谈》的重任。由此,凭着自己对文学的执着,凭着自己从法国文学精神中承传的革命理念,他自然而然地、理所当然地发挥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优势,以及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的经验,对《申报·自由谈》作出了石破天惊的彻底改革。

黎烈文对《申报·自由谈》的改革,并不是在鲁迅的指导下实行的,更不是在“左联”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出自他自身对报刊的理解和对杂文的执着。他的改革,开始并不大张旗鼓,相反可说是不动声色,只是在刊头上发了一篇《幕前致辞》,就悄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黎烈文的想法、改革的缘由和思路,都在这篇《幕前致辞》里不露声色地交代了。他虽然声称“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雄狮……”但是,一再强调“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需要进步与近代化,乃是当然的事实”。^②他明确地公告,《自由谈》这个舞台从今日起重新开张了,但并没有说要改弦更张,只是微微一笑:演的

什么,走着瞧! 明明是一场大戏开锣,却道是小店新开;明明是威武雄壮的正剧,却道是插科打诨。这就是黎烈文。本质上是优雅温文的中国传统文人,但是接受了世界文化的熏染,又遇上了中国时代风云,唤起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于是他温文地登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走到了幕前,道一声献丑,温文地亮剑。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低调的亮相,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宣言。

新《自由谈》的亮相并没有引起大家更多的注意。开始来稿并不踊跃,而且不合黎烈文的口味。他只好自己拼命翻译,在《自由谈》上连载,还自己动手写杂文。所以,一开始在《自由谈》上亮相最多的,还是黎烈文自己。连载的翻译作品,虽然作品经典,译笔上佳,博得了好评,但这不是黎烈文想要的局面。他想要的是杂文随笔。他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文坛,四处物色作家撰稿。最先为新《自由谈》站台的名家,是叶圣陶。就在新《自由谈》开张的第一天,在登在黎烈文《幕前致辞》的同时,刊登了叶圣陶的《“今天天气好呵!”》一文。这篇开篇之作,却正如谶言。叶圣陶早就看出,在那个言论毫无自由的社会情势下,谈什么都可能获罪,“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谈话应该怎样怎样谈;另一方面又有多少多少条的律文,禁止人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夹迫之下,那里还有‘自由谈’?”^③也正如鲁迅早就指出的那样:“‘自由’当然更不过是一句反话”!^④所以,叶圣陶的结论是,只好说些“今天天气好呵!”之类的空话,这恰恰是鲁迅早就描绘的常见套话:“今天天气……哈哈哈!”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实际上正喻示了新《自由谈》的命运。

但黎烈文经过世界文化熏染的已经科学化的头脑,是不信这个邪的。他的目标很明确:杂文、随笔。12月19日,黎烈文在《编辑室》里说:“本刊日来所收稿件,以短篇小说为多,希望投稿诸君以后改寄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

等。”^⑤一面不遗余力地动员更有实力的大作家加入迅速扩大的新《自由谈》团队。他写给老舍的约稿信，就是请他写小品文。于是，郁达夫加入了，陈望道加入了，杜衡、傅东华、老舍、孙福熙、庐隐加入了……最后，他通过郁达夫，请出了鲁迅和茅盾。

1933年1月30日，鲁迅第一次登上“自由台”，发表了第一篇犀利的杂文《“逃”的合理化》。这一天，黎烈文压抑不住喜悦的心情，同时发表了一篇《编辑室》，这样说：

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⑥

其实，《自由谈》初出世的时候，并没有引起鲁迅注意。鲁迅说：“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⑦以至于当郁达夫受黎烈文之托，去向鲁迅约稿的时候，他还只是“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但是仍然没有认真去投稿。直到有一天，得知黎烈文因为埋头于编务，连妻子临盆也无暇照管，终致妻子因产褥热而死。黎烈文写了《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悼念亡妻。^⑧这人，这事，感动了鲁迅，他拿起了笔。

就这样，在黎烈文的导演下，鲁迅正式亮相《自由谈》，并从而领衔主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在1933到1934年，《申报·自由谈》成为鲁迅发表文章的第一阵地。《伪自由书》中收鲁迅1933年1月到5月的43篇文章，其中除《前记》、《后记》等六篇之前未经发表外，其余全部都是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之后到1934年5月黎烈文辞职为止，鲁迅在《自由谈》上共发表了100多篇杂文。

《自由谈》迅速走红，声誉鹊起。一篇好文章刊发，左翼文化界的反应，用现在的时尚语言说就是“喜大普奔”；“伪自由谈”接连刊登，很多读者“不明觉厉”。随之，“围剿”也汹涌而来。当时的右翼刊物《社会新闻》攻击最烈，说黎烈文“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⑨。《自由谈》“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⑩。“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⑪其实施蛰存曹聚仁根本不是“左联”中人。而右翼分子连造谣污蔑带告密，杀机四伏。很快，那些用鼻子审查报刊的书报检查官嗅觉越来越灵敏了，而左翼的文章也越来越犀利，两下已经剑拔弩张。到5月，连鲁迅的文章也接连被禁了。《申报》老板史量才受到很大压力，终于撑不住了，示意黎烈文采取对策。5月25日，黎烈文发表了一篇《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⑫

这篇《编辑室》，既是对当局钳制舆论、压迫文化的控诉，也是一个“立此存照”。同时，还是一个障眼法，希望借此缓解《自由谈》的生存危机。鲁迅也借着出版《伪自由书》，写了一篇超长的《后记》，把这一过程记录在案。在文中，鲁迅考虑到黎烈文初次